

明治
新刻

孟子

四

特56

149

共
十
本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〇 冊	五 二 號	六 架	經 類	漢 書 門
-------------	-------------	--------	--------	-------------

孟子卷之十一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明治八年文部省交付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

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柎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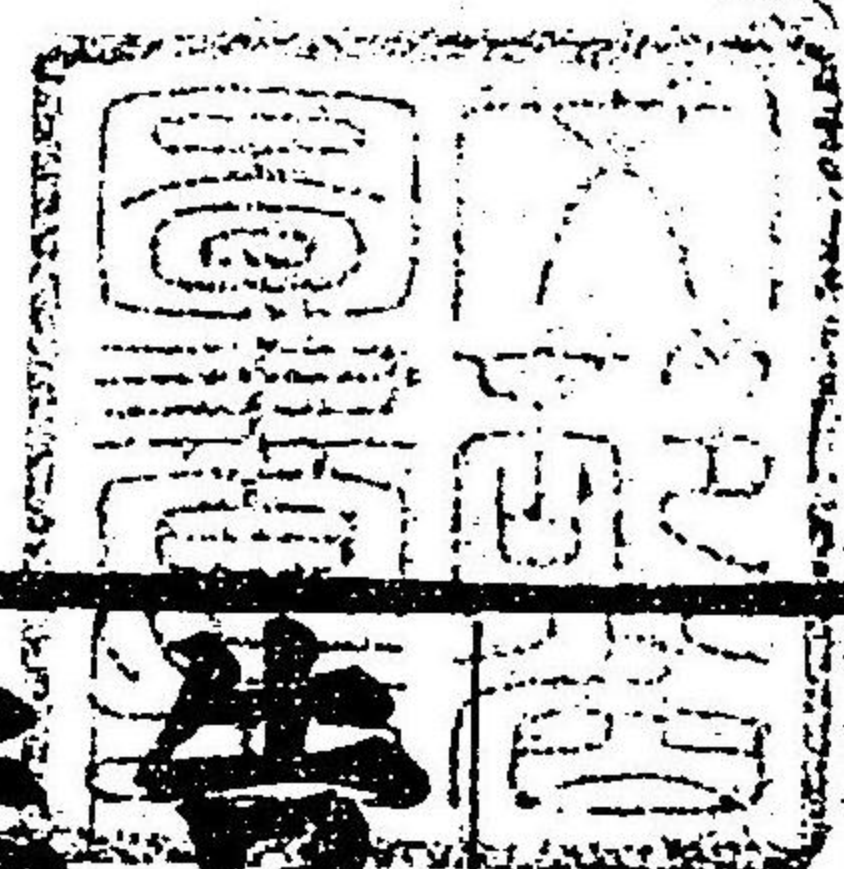
柎音杯。捲立。圓反。性者人。

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柳。柎捲。屈木所為。若卮。卮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以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捲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捲則亦將戕

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



孟子卷之十一

義者必子之言夫

義音稽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

義為善性而不肯為是因

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

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激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

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

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

善者也

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鵜激

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鵜額也水之過鵜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

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

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

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
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

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

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
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
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
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
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
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
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賞之是
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戾紛紜
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
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
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

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
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
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

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
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

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

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

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
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文

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
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

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
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日吾弟則愛之

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

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主於長故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

義在外

日者秦人之炙魚以異於者

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

有外與

者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

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子子問公都子

日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日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

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

敬日敬兄酌則誰先日先酌鄉人所敬

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

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

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日敬叔父乎。

敬弟乎。彼將日敬叔父日弟為尸則誰

敬。彼將日敬弟子日惡在其敬叔父也。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者。炙之意。○范氏曰：一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相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

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天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

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

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鑠式灼反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

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悉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

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一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

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

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

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

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

不齊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

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

費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費也。 口之於味有

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

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

下之口相似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

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葉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

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惡。好。並去聲。梏。工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

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入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

爲是。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

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若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

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

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

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

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

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

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

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

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

至思接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

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入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宦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

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

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

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

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

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

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

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下人無彛彛之良心而

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

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

也由其必有秉彙之良心是是其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

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

也食音嗣噍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噍啾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索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

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二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

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

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

死為甚輕。卿為身死。猶不肯受。釋賦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

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

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

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

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

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

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

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

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

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

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

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

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

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

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

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楛棘。則為賤

場師焉。

舍。上聲。檟。音賈。楛。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楛。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

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

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

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

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人之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

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

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

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

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

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

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

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

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

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

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

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

○孟子曰仁之勝不

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

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

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

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

○趙氏曰。言為仁不。○孟子曰。五穀者種之

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萁音蹄。稗音賣。夫音扶。萁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萁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曰。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

○趙氏曰。言為仁不。○孟子曰。五穀者種之

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萁音蹄。稗音賣。夫音扶。萁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萁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曰。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朱熹集註

凡十
六章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任人。復問。

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

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初

委反本謂下未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

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

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帝同古字

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

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紛兄之臂而

奪之食則得食不紛則不得食則將紛

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

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紛音軫摟音婁紛戾也摟牽也

處子處女也此一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太分然於

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

於理之當
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

子所當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

九尺四寸以長

句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

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

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

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聲匹字本

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

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

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揚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

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

矣

之行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

多不循理。故孟子
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

假館。願雷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
受業。又可見其求

道之
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

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
言道不

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
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

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
人也。小弁。小雅

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
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

之情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

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

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
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却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
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

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

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

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

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然慕小弁之

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

愆也。○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徑曰

宋姓。徑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

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徑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

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鉏者。楚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敵強弱。不令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軍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

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

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

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

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

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亡

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

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

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

日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

齊不見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

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

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

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

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鄒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

于冕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

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

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

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

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

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
為臣魯之削也滋其若是乎賢者之無
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
侵奪也鬚譏孟子雖不亡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
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
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絃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
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鬚未嘗覩之也是

故無賢者也有則鬚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
衛人善謳淇

水名。絃駒齊人。善謳。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一人。皆齊臣。
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鬚以此譏孟子。
仕齊無功。未
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

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
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
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
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
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

攝行相事齊人間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
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如致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
又不致騰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

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不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

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曰比去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

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

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
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
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
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
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

禁樹立也己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二事所以修身正家
之要也賔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志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
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
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
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
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
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

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
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一小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

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專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于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于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二王今之諸侯得罪

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
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
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為
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

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

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
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
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

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

不識也滑音骨滑
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

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

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
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

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

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

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一丁公有大勳
勞於天下而

其封國不過百里儉
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

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

乎魯地之大皆弁衽小國而得
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

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

乎

徒空也。言不殺
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

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
志於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

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

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

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
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為

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

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
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

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
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

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
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

薄飲食。忍心者。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
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於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
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

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主而
主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

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

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 黍稷熟故生之 糗糧以飲食

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

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

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而

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

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

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

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

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之處也

水通行謂

之降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通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公信也與諒同惡

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

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 曰其為人

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丑問 曰好

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余力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

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

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

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

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鳥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下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

去三其日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

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

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

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

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圍公

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

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

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二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魯南。遭亂鬻。管夷吾，齊人也。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動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

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

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觸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

而通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全出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入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繫也。不以其人為繫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繫也。不以其人為繫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一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

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

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

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

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

○孟子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

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

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五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真

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

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

○孟子曰行之而

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由然既習矣而

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

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能改

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

矣

耻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在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人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

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

所深耻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也

不耻不若人何

若人有

但無耻下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

通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

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

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

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亟見之以

下賢士不在道而求利。一者勢若相及。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

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

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

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

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

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

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

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其所。言人素

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者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

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

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

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

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不得已而為其所留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

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

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

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

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

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斲古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後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

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

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

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孟

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自無所由

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二歲

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

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
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

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里異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

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此

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欲者多矣能及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

者恆存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

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

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古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

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

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悅逢迎以為悅

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

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者著於此而不忍心也

有天

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

無位之稱以其全蓋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

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

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

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意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

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

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

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闕氏

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定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

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

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

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

與所發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

反已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

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

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

飢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

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

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

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

耕桑畜謂雜苑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

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

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

不生活皆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

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

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

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

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

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徒也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

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

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毫利物

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也。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執

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專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也。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二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之。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隣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

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作聲。軌。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數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

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

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

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甲

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音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

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公孫丑曰。詩

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

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生告陳

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執丁念反〕執齊

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

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

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木人謂公卿大夫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木人之事體用已全

若木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

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砥兄離毋不食君祿無入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永康信其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弟子也其

意以為舜雖慈愛人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

五十一卷四

真有此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阜陶之

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

扶惡平聲言阜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

如之何

挑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

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

樂而忘天下

蹠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莽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

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不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

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

王之孺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

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

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

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

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

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

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

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陴。去聲。埜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

敬，獸畜之也。

食。音百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

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

息。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

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

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終

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

孝弟而已矣。

終。之忍反。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二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

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

也

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天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

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天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知。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二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

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

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以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萬

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

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東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

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日。孳音日。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為拙射變其設率

為去聲。設古候反。率音律。設率變言之限也。言教人者皆

有不可易之法不容有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

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也。發發也。矢也。躍如也。踊躍而

出也。因上文設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適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百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

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

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

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

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

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一。謂

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天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

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二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

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孝老五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揚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下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

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為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

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

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歎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二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于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教也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
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

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
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
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二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

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

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

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一二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

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齒。楮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兆血流漂杵。子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孟子

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日陳交兵。日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為後我。

好去聲。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

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

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

王曰。無畏。

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與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忍。豈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

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

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正己之國也。

○孟子

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正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

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

嫫。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

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

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

自殺之也。一問耳。

問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

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

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僞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言若無人然。

賢則國空虛。

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

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民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

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

得立民之心○鄒氏曰自奏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

後○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

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

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民年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

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

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

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

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

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頭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

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

○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不古也。

○孟子曰：孔子

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出重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

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

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

亦訓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

日。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上。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

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

不殄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絳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

殄，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

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

之蹊間

句

介然用之而成路

句

為間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夏徑。

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

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

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

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

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

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可知其是不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

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

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

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

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

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隅。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

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

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

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

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

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嬰嬰智矣。而不知神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一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復五者為命。一有不。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

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

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

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

有之如惡惡具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

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

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

盛而不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

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入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

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

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止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

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

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發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太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豈蘭也招豕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其端距

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與友。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一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

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官。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字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入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得學者。苟以荷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

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

害人之心。而無不忍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

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

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誥音忝。誥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誥。即此意也。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

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

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

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

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音捨此

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

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

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之。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

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

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二者亦皆

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

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

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

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

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

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

貴高顯之貌。貌焉而不以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椽題

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椽。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椽。椽也。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

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

○孟子曰。養心莫

善於寡欲。其為人也不存焉。

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

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

不忍食也。

公孫及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哉。公孫及曰。然則曾子何

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

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

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不也在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
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緇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
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
好不少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
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謂狂矣 萬章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

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
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
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二子者之撰事見論
語牧皮
未詳

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心大言大也
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

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
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
氣象也特行有不掩
焉耳此所謂狂也

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

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
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

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

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入而不入。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

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

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如菴人之菴。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

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

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

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

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冰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汗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

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考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考音有。孟子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考似苗之草也。佞

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在不獲。人皆以為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

復反

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

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

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

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日五

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

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

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

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思接此言雖若不敏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云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摩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

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何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也人。以傳也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大尾

明治五年十月稟 準
同七年第一月刻成

正點

讚岐

日柳政愨

長門

石村貞一

補正

伊賀

高見 岱

安土町四丁目

大阪

書林商社

